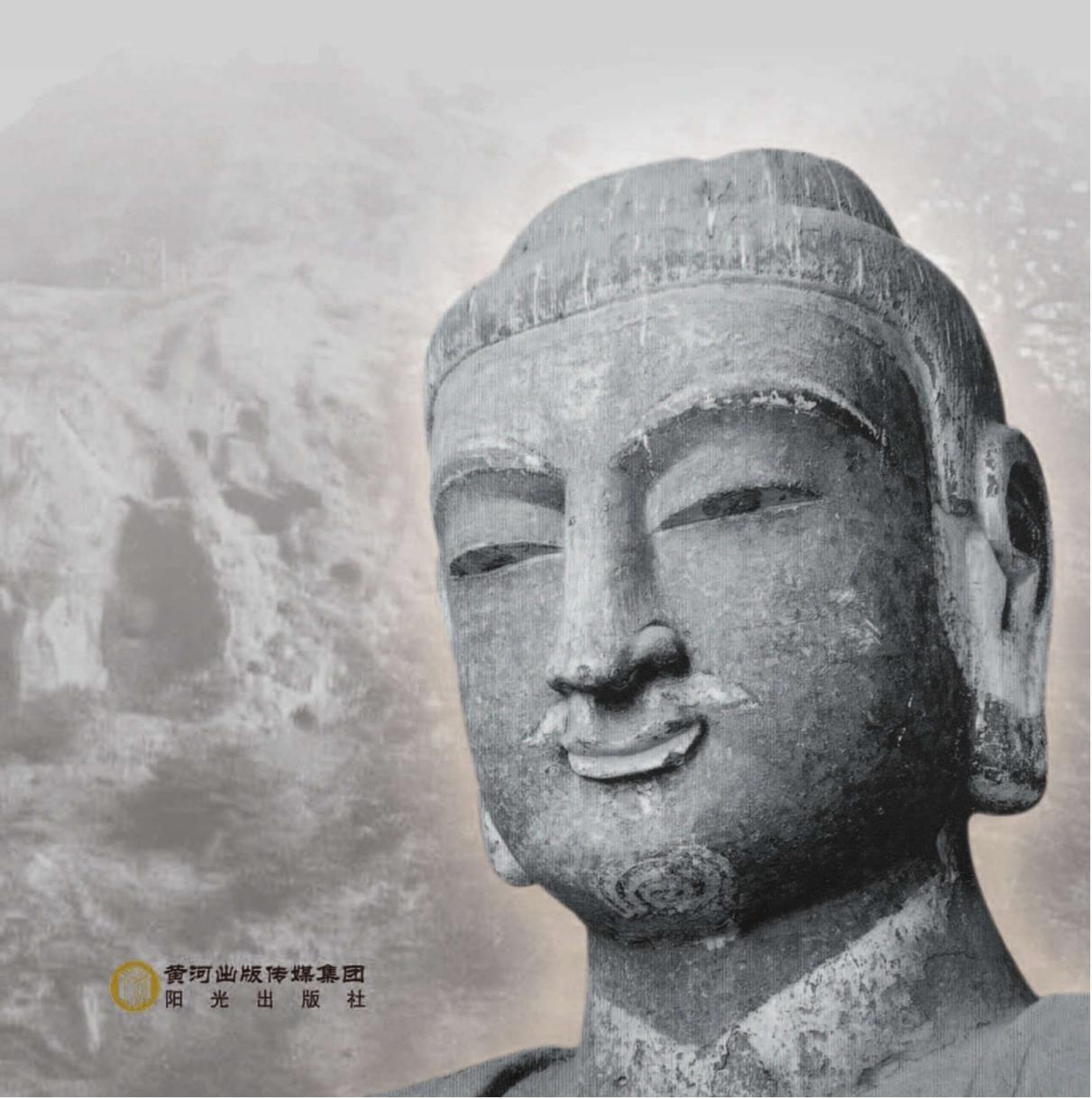


须弥山石窟艺术

韩有成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须弥山石窟艺术 / 韩有成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5-1654-8

I . ①须… II . ①韩… III . ①石窟 – 美术考古 – 固原
市 IV . ①K879.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3123号

须弥山石窟艺术

韩有成 著

责任编辑 马红薇 徐文佳

封面设计 王育民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361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6702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654-8/K · 49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论	001
一、须弥山石窟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002
二、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	003
三、须弥山石窟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嬗变的杰出代表	004
四、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004
五、须弥山石窟具有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自然文化景观	006
六、须弥山石窟突出的普遍价值	006
七、须弥山石窟突出的文化代表性	008
第一章 佛教及佛教石窟寺的产生、传播和发展	012
第二章 地理位置及地质自然环境	023
一、地理位置	023
二、地质自然环境	024
第三章 石窟的形成与分期	028
一、概况	028
二、石窟名称沿革及寺院变迁历史	031
三、石窟开凿与形成的原因	038
四、石窟的分期与分组	047

第四章 石窟建筑艺术	064
一、中心柱窟	065
二、佛殿窟	069
三、大像窟	069
四、僧房窟	070
五、禅窟	071
六、涅槃窟	074
七、影窟	074
八、瘗窟	075
九、塔窟	076
第五章 石窟的特点	078
一、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	078
二、洞窟组合结构	079
三、“人”字形的排水系统	079
四、仿木结构洞窟	079
五、罕见的穹隆顶	080
六、“黄土高原”雕刻风格——密集平行线阴刻	080
七、须弥山石窟的“三多”	081
第六章 重点洞窟赏析	083
一、最早开凿的洞窟——第 14 窟	083
二、唯一有佛传故事雕刻的洞窟——第 24 窟	086
三、形制独特的双层礼拜道洞窟——第 33 窟	094
四、琳琅满目的北周艺术宝库	098
五、从北朝向唐代过渡时期的隋代石窟造像	118
六、须弥山大佛的造像艺术风格	121
七、唐代中心柱大窟——第 105 窟	127

第七章 须弥山石窟碑刻题记	136
一、现存碑刻题记的内容	136
二、读须弥山碑刻题记札记	152
三、须弥山碑刻题记的史料价值	160
第八章 须弥山石窟的修缮保护	167
一、古代对须弥山石窟的保护	167
二、现代科学技术在须弥山石窟保护中的运用	171
三、雕刻品的防风化化学保护	185
四、从须弥山石窟看石窟寺保护管理中的若干问题	187
第九章 须弥山石窟与其他石窟文化的相承关系	199
一、丝绸之路与须弥山石窟	199
二、中心文化对须弥山石窟的影响	202
三、须弥山石窟与龟兹石窟文化	205
四、须弥山石窟与河西凉州石窟文化	207
五、云冈石窟文化对须弥山石窟的影响	208
六、须弥山石窟与中原诸地石窟文化	213
七、须弥山石窟中的黄土高原因素及长安因素	216
八、须弥山石窟与麦积山石窟文化	218
九、须弥山石窟与原州历史文化	220
第十章 须弥山石窟史迹系年	228
第十一章 重点洞窟资料	246
第十二章 须弥山石窟周围的小型石窟及摩崖造像	298
一、无量山石窟	298
二、段园子石窟	301
三、李渠石窟	302
四、常湾摩崖造像	302

五、昆峰寺石窟	303
六、兴龙寺石窟	304
七、张易北石窟寺	305
八、张易南石窟寺	305
九、禅塔山石窟	305
十、天都山石窟	312
十一、青龙寺石窟	314
十二、金佛沟石窟	314
十三、凤岭龙山寺石窟	314
十四、元龙山石窟	315
十五、石窑湾石窟	315
十六、火石寨石窟	316
十七、龙凤山石窟	318
十八、石空寺石窟	319
十九、其他石窟	320
二十、固原北魏及唐代石雕、鎏金铜造像	320
附录	327
一、须弥山石窟重点洞窟基本情况表	327
二、旧志中有关须弥山石窟的部分记载	329
三、须弥山石窟各区间标高（海拔高程）	333
四、须弥山石窟各窟区中心点坐标	333
五、须弥山石窟研究专著及专题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334
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类一览表	341
后记	346

绪 论

中国古代的石窟寺是佛教僧侣们的修行场所，也是佛教僧俗信众礼佛的基地。石窟寺是融建筑、雕塑与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它是以一整套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宗旨所服务的宗教艺术，向人们宣传着佛教的思想与理论，它们的外在形式是艺术的。因此，它的美学思想、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等方面，也都必然要适应宗教的内容和需要。古代的佛教信徒和制造佛像与壁画的艺术匠师们，在进行石窟内的造像与壁画创作时，总是按照一定的审美思想和理念制作出具有美感和崇高气魄的尊像，使朝拜者与敬奉者们在受到情绪感染的同时，也会从中领悟佛法的真谛，从而达到更加广泛的宗教宣传的目的。研究这些艺术形式的源流，以及它们所反映的佛教思想与社会内容，自然是石窟寺研究的最重要的项目。但是，石窟寺又是古代文化的实物遗存，全面、系统、深入地调查记录石窟寺的现状，用考古学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石窟寺艺术的前提。

须弥山石窟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颗明珠，为我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宝库。固原是须弥山石窟的创建地，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地理上的要冲地位，须弥山本身幽深奇特的自然环境，加上丝路文化、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共同构成了须弥山佛教石窟艺术在此地兴起的四大要素。



一、须弥山石窟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须弥山石窟于1982年2月2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各种形制的窟龛162座，大小造像近千尊。这些造像均以石雕为主，晚期的个别洞窟内为石胎泥塑作品，题材丰富，技艺高超，是我国古代石雕的艺术长廊。

历代艺术家以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充分结合须弥山石质材料的可塑性和高超的造型技巧，塑造出精美的艺术作品。如北魏末期出现的那种清俊秀美、瘦削、长颈、窄肩的“秀骨清像”风格和“褒衣博带”式服饰，呈现出时代的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日趋浓厚；北周时期的造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都有着显著的变化，雕刻纯熟，形式多样，表现手法趋于写实，完全摆脱了北魏清秀的、程序化的传统格式，代之以敦厚的风格；在雕刻技法的处理上，采用直平阶梯形的刀法来表现衣纹，刀法圆润流畅，衣褶层次多，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这一时代特征在佛教艺术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化的北周式洞窟的艺术风格；隋代的造像风格继承了北周的遗风，但也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如菩萨膝部微屈，使身体略呈“S”形，近似初唐风格，具有动感；唐代洞窟的造像雕凿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各个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到唐代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无论佛与菩萨，还是弟子、天王、力士等都雕造得丰满圆润，生动健美。此时的艺术家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情感，使用各种雕刻艺术的表现手段，冲破宗教艺术的一些清规戒律，大胆地接受一切足以提高他们表现能力的艺术方法，用简练生动的造型，概括洗练的手法，创造出神采奕奕、丰满多姿、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如第5窟内高达20.6米的弥勒大佛像，其雕造规模之宏伟，艺术设计之精工，形象刻画之完美，是唐代须弥山石窟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体现，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须弥山石窟各个时期的石雕造像特色鲜明，比例协调，布局、装饰、对

比、刻画等均可谓恰如其分，达到了佛教思想和造型艺术的高度和谐与统一，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

世界宗教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得力于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东入中土，是逐渐随着外贸、外交途径沿着丝绸之路进入的，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途的固原须弥山，所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自在其中。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重镇，其位置正当北上大漠，西出陇右的要道。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秦及北魏佛教盛行，对当时的原州（今宁夏固原）影响颇大，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占据中原地区之后，佛教在固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不仅使须弥山石窟应运而生，而且为北魏以后各代洞窟的开凿及唐代大佛的雕凿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北周和唐代都在此进行过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唐代的须弥山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石窟寺院，开凿的大小洞窟近百座，雕像数百尊。至今还保存有唐、宋、明各代残存的彩塑壁画及汉、藏文题记和碑刻。

隋唐以来原州著名的石门关就在须弥山石窟的南端，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都城长安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西域文化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当佛教石窟开凿最兴盛的时候，当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再度融合的时候，须弥山石窟即诞生在丝路古道上。须弥山石窟从开凿到衰落的三百余年间，石窟开凿并未间断，表明了这条丝绸之路的存在和繁荣。

须弥山石窟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我国石窟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从历史的角度讲，它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珍贵的文化遗存和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



三、须弥山石窟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嬗变的杰出代表

外来的佛教艺术自印度、西域传入中原后，在5世纪初至8世纪末前后经历了三次造型艺术上的重要变化：一次是由“胡貌梵相”转为“秀骨清像”，另一次则由“体态清秀”转为“魁梧强健”，再一次则由“厚重敦实”转为“曹衣出水”，即佛教艺术中国化。经过这三次嬗变，使外来的佛教艺术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须弥山石窟的石雕造像则真实记录了这种变化轨迹。由于须弥山石窟所处的原州（今宁夏固原）自古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它北通瀚海，南连秦州，西接河西、西域，东达泾州、长安，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也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路线的必经之地，有“关中咽喉”之称。各种文化在这一带碰撞交融，因而也造就出须弥山石窟艺术所独具的博大、包容的特征，无论是来自印度、西域，还是当时政治、宗教中心地区的佛教艺术样式，都在这里体现出时代的脉搏和烙印。长期生活于这里的古代艺术家们对这些外来的造型艺术在吸纳的同时又不断创新，从而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方式，也正是这一系列地域化、民间化特色鲜明的艺术作品为全面了解印度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打开了一个真实窗口。

四、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我国开凿较早的石窟之一。它始创于北魏晚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的连续营建及宋、元、明、清各代的修葺重装，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建筑之一。须弥山石窟现存各种形制的窟龛162座，其中正式编号的窟龛132座，附属窟龛30座，分布在南北长约2公里的八座山峰的东南崖面上，计有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黑石沟八个区域；唐宋时敕赐为“景云寺”，元明时又曾敕封更名为“圆光寺”；按形制可分为有中心柱和无中心柱方形庙窟及大像龛窟三种。至今还保存有

各代造像雕刻品、彩绘壁画、题刻题记的洞窟 70 余座；保存较为完好的造像 550 余躯，汉藏文刻记、题记 60 则，碑刻 3 方，碑刻残片 13 块。

石窟艺术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它的兴衰无不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在从西域向东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当时政治的需要、时代的崇尚与爱好及民族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这些都使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须弥山石窟现存的各代造像雕刻品、彩绘壁画、碑刻题记等都是研究我国石窟艺术、民族宗教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特别是现存的题刻题记，为研究洞窟的开凿年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可补史之缺，可为研究须弥山石窟的名称沿革和本地区历史地理及佛教的发展提供重要证据和资料。

须弥山石窟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较，从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来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其一，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时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二，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凿者的技艺和智慧。

其三，罕见穹隆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

其四，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五，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第 45、46、51 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细的雕工，富丽的装饰，其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全国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造像艺术和窟制特点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六，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政局动荡的产物，



这些都与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

其七，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的珍贵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保存和出土的各类北朝、隋唐文物，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繁荣昌盛的发展水平和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家园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突出展现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须弥山石窟宗教建筑既反映了佛教传播对政治的依附性，又真实记录了中国内地佛教建筑与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反过来也影响了佛教建筑在中国内地的形成和发展。

五、须弥山石窟具有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自然文化景观

须弥山在地壳运动等自然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在黄土高原中拔地而起的山峰，数座山峰并举，山形变幻多姿，布局别致，曲径通幽，对景丛生，是一处独具观赏价值的风景旅游景区，奇特之中又显现出与自然的和谐。须弥山为六盘山之余脉，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山前小河流水潺潺，山中鸟语花香，苍松翠柏与山寺、亭台楼阁交相辉映，恰似佛经中所描绘的圣灵仙境一般。

在须弥山绵延起伏的八座山峰的东南崖面上，自南而北随山势迂回曲折的陡峭壁面上，开凿有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洞窟162个及摩崖造像等近千尊。远观“千室万龛、密如蜂房”，充分体现出古代工匠、艺术家和僧侣们在追求和探索宗教实践中所映射出的信心和毅力，与国内其他石窟开凿布局在一个崖面上相比，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堪称人类佛教活动史上的一个奇迹。

六、须弥山石窟突出的普遍价值

石窟寺是佛教思想和艺术的载体，它起源于古代印度，伴随着丝绸之路



须弥山全景鸟瞰图

的开通和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逐渐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艺术。石窟艺术既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又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仿效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又是僧众礼拜、修行、供养的重要场所。

须弥山石窟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开凿和修葺重装，石窟艺术历时 1500 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公元 5 世纪末至 15 世纪最为精美绝伦的一页。作为中国内地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为其全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标志。它以风景别致、风光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



多角度全面地反映出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而传入内地的佛教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突出展现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史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又真实记录了中国内地佛教建筑与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反过来也影响了佛教建筑在中国内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对全面理解和掌握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七、须弥山石窟突出的文化代表性

尽管各地区石窟寺的类型在同一时代有许多共同的因素，但是，由于地域的不同、物质文化的差异、地质条件的局限等因素，各地区石窟寺的类型亦具有自身的特点、相对的独立性以及发展演变规律。须弥山石窟作为一种深厚佛教石窟文化的完整载体，与世界上和国内保存至今的其他类型的石窟群比较，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文化代表性，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是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约在公元3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于公元5世纪前后和7世纪初（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在石窟艺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也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石窟艺术样式。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是丝路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接交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纽带和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流经这里，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有其吸收、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艺术及其文化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呈现

出如下特点，即由远而近，由西向东，各个时期石窟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浓，外来的影响则越来越淡。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成为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魅力所在。须弥山石窟与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是敦煌艺术的近亲，彼此之间或血缘相接，或声气相通，在艺术处理上交光互影。在其初期石窟里，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呈现出了时代的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浓厚，在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邻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齐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支提窟，洞窟形制为仿印度阿旃陀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这个特殊洞窟的形成与印度阿旃陀，新疆、敦煌等地石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历史见证。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交汇融合的产物，也是长安佛教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具体体现。须弥山唐代石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中美的感悟和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就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随时都可以和你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以启迪和净化你的灵魂。

就须弥山中心柱窟而言，须弥山北魏和西魏时期的中心柱窟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北周、隋代洞窟内出现的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石窟相似，这也显然受到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开凿，更多是受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和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



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凿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中国的石窟造像，有雕塑和雕凿两种形式和类型。由最初的泥塑彩绘过渡到石窟开凿，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即由塑像到彩塑与雕凿共存，再到纯石刻雕凿，这种雕凿形式和表现手段是经历了时间的变化的，且由西向东渐趋发展。在须弥山以西的诸石窟中多以彩绘、壁画或者石胎泥塑为主，以东的诸石窟多变成石刻雕凿，而须弥山石窟一开始就是石刻雕凿的。须弥山石窟正好处在西方泥塑与东方石刻的过渡带上，是西部石窟向东部石窟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对于研究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宗教思想乃至中国雕塑史、绘画史、佛教史、建筑史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完整保留至今的须弥山石窟是最直接、最完整、最真实的实物资料，是反映中国最早佛教石窟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活标本，具体体现了佛教石窟设计者和建造者的匠心。

须弥山石窟在西魏时出现的穹隆顶窟类型，与新疆龟兹穹隆顶窟大体同时或略早。但这种穹隆顶建筑形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古国，此外还可见于伊朗、罗马等处的古建筑。以后这种穹顶技术又为伊斯兰建筑继承和发展。在印度、阿富汗巴米扬等地石窟中都有穹隆顶窟的形制。这种穹隆建筑的顶心部位做成圆状，都象征着天空，这种“天穹”的概念并不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方的希腊罗马，东方的印度、中亚、中国等均赋予此含义。须弥山石窟便是这一现象的代表。在须弥山开凿这种类型洞窟的佛徒或与中亚粟特人有某种关系。

须弥山石窟中出现的特殊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及穹隆顶窟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石窟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影响力也更加突出，是独一无二的重要标本，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也是一种开放、兼容的文化现象，是多种石窟建筑类型共存的历史遗存，数千年来，成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共同圣地。

纵观须弥山石窟，在这绵延2公里的石窟群中，雕像大至二十几米，小至几公分的石雕，巨石横亘，石雕满目，蔚为大观。他们的形态，神采动人。

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可以说，须弥山石窟是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外来文化艺术的精华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